

FS 梵山丛书



之一
诗词稿

江之一 著

中国·贵州
铜仁地区诗词楹联学会

之一 诗 词 稿

江之一 著

贵州省铜仁地区诗词楹联学会

之一 诗词稿

江之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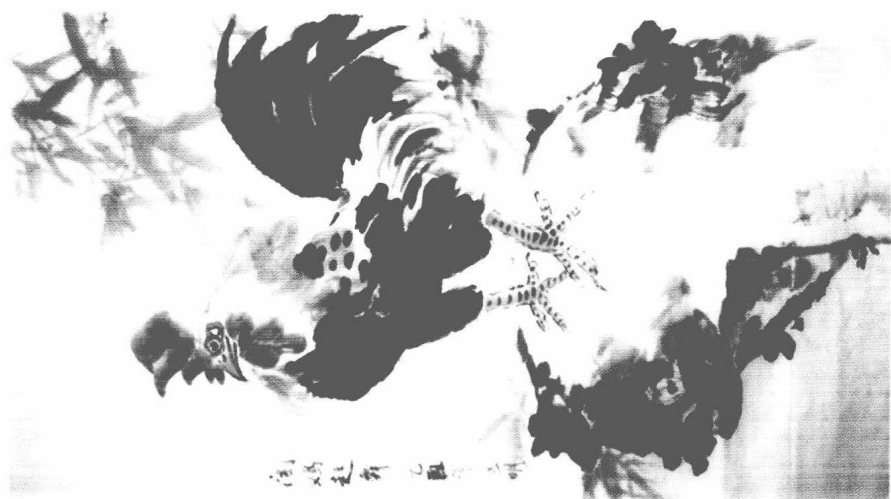
规格:1168×850mm 1/32 印张:5

字数:71千字 插页:5 印数:1000册

黔新出(图书)2004年一次性内资准字第371号

旭日臨雲山水笑
雲海松栢展雄姿
庚辰初夏 劉玉明







周立明 画

江之一手书

沁园春·游梵净山

直插云天离天才尺匝地无垠望
连峰起伏群山驰骋山明水净日
初云开万木峥嵘飞流千尺眨眼云
烟滚滚束出深处忽蝉鸣鸟语悦耳
开怀 武陵实胜峨嵋又何必排名
先后我只万级云梯突兀陡绝鸟怯
飞行猿伴相挨磨茹金顶鬼琢神
裁心上峰颠巖欹衰奇险特美迎
风太息踟躅徘徊

江之一手书

七律 咏鸡

不辞风雨径来频，虎步龙
游自有神。得意爱招雌，佞混
邀荣不倦奴。蝇寻万家枕，上
滕胧梦五鼓鸣。场振翼，鸣唤起生
灵。齐习作百年之计，在于晨。

咏松 调寄采桑子

凌空挺拔苍穹立
雪压冰封

意态雍容
不惧狂风暴雨

山林赖汝钟
灵秀翠盖浩滂气

宇崢嶸傲对
人间冷暖情

江之一并书

咏竹 调寄 采桑子

平畴沃野山崖长
保土防风乐
伴渔农息
亭
郁
葱

虚室有笋身
弥劲苗
女笋笙
嫩笋调烹缕
丝
献一身

江之一并书

咏梅 洞箫卜禄子

傲冷耐寒威笑对冰霜雪白
是铮铮铁骨身不爱风花月
冷艳溢清香秉性由衷任不伴群
芳共放开独自花恍恍

江之一并书

咏梅 洞字卜标子

傲冷耐寒威笑对冰霜雪
是铮铮骨身不爱风花月
冷艳溢清香秉性由来任不群
芳共放开独自花犹粹

七律 咏荷

菡萏出水香扑鼻，
频亭玉立自欢欣。
红裳翠盖身清雅，
玉树琼枝意态情。
出水污泥明志洁，
沐阳光泽有精神。
若能恪守荣枯理，
何事人间意绪纷。

江之一并书

学诗如登山

——“梵山丛书”总序

梵山是梵净山的简称，此山乃武陵山主峰，海拔超过2500公尺。梵山是黔东人的骄傲，也是黔东人的象征。以梵山作为铜仁地区诗词楹联学会的诗词丛书之名，在于表达我们学习诗词的一点体会——学诗如登山。

学诗的确如同登山。登山必须目标明确，学诗也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明确了登山目标，才能择好登山路线，出发上路。学诗干什么？不能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诗词既是一种表达手段，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们学诗的目的也无非两个，一是多掌握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二是不让诗词这份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在我

们手中抛撒殆尽。至于成为诗人，那当然好；不说是屈原、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就是唐代马周、张令问那样仅存一两首诗在《全唐诗》中、而今绝少有人提及的诗作者，都是我们所尊重的。但是，为做诗人才学习写诗，就跟为当美食家才开口吃饭一样，其“雄心壮志”即使可嘉，大概也不怎么现实，甚至可笑；我们不为。我们也明白，时代在前进，新的时代需要有、也应当有新的表达方式，但决不需要那些破坏汉语的不知所云的“表达”；民族文化需要、也必须发展和丰富，但先得有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继承。用汉语写诗却偏偏要抛弃汉语的特点和汉诗的要求，除了损害汉语和汉诗之外，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我们不为。

学诗的确如同登山。登山不能分心，学诗也须专一。上了路，在登山途中，我们不仅能听山溪潺潺，林鸟嚶嚶，还能看山花灿灿，白云悠悠，也能想山外之物，人间之事；但这一切，都必须和所登的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正在登梵山，一闻鸟叫就又要去登华山；正在登华山，一见云飘就又要去登泰山；正在登泰山，一念佛陀就又要去登衡山……这样做，显然什么山都登不成，只能徒劳无益。学诗，于所学之诗需要专心致志，自然不必多说。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用心地熟读并背诵古人的成百上千首诗词，才谈得上

是在学诗了；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用心体会和领悟，从而把握好汉诗的基本要求，才谈得上是在学诗了；只有在懂得要求的同时，用心练笔，尽力排除各咱干扰，才谈得上是在学诗了。真实是文学的生命，无疑也是诗词的生命。诗词的真实，不只是需要耳闻目睹，更需要心领神会；只有用心专一，才谈得上是在学诗了。

学诗的确如同登山。登山必须一步一步奋力向上，学诗也必须一步一步全力前行。诗词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学习本不容易，我们天天学用，学用了一辈子，恐怕谁也不敢夸下海口说是炉火纯青。作为语言艺术中更为精炼的诗词，学习和掌握它就更不容易了。我们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提高，踏踏实实，切实切实，不可踩虚了脚，就如谁也只能一步一步地登上山头那样。乘坐直升飞机或缆车上山，当然轻松，但已不再是登山了。就梵山而言，对登山者开办直升飞机业务，尚不知有无可能；而乘坐缆车，也还得等待一些年月，届时即使坐上缆车，也仍须自己动步。诗词是精神产品，学习它和运用它，绝对没有直升飞机可乘，没有缆车可坐，也没有谁抬滑竿抬轿子；因为那样是悬在空中，跟学诗的脚踏实地完全背离。那“快速作文”、“快速作诗”的提法和许诺，除了期望的可笑，便

是蛊惑的可恶。一句话，登山也好，学诗也好，都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也不允许任何人代替，靠的全是自己。不同的是，登山多的是劳力，学诗多的是劳心。

学诗的确如同登山。登山有层次之分，学诗也有层次之分。登梵山是目标，凳到梵山金顶是最高目标；尽了力而达不到最高目标，同样是登山。表达情志和继承遗产是我们学诗的最高目标，达到了自然心旷神怡，痛快淋漓；但尽了心而于诗词遗产的继承无补，与我们也仍然是多了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同样是学诗了。我们没有忘记屈原、杜甫，但我们不为自己设定诗词一定要达到或超过屈原、杜甫作品高度的目标。我们知道，不是每个登山的人都能登到梵山金顶，却没听说这会影影响他们登山。倘使学诗的人都能齐刷刷地成为当代屈原或当代杜甫，那么，如此皆大欢喜的景象即使不会惊天动地，至少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不过，我们十分清楚，此等盛况，不说是铜仁地区诗词楹联学会的学诗者做不到，就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任何诗词学会的学诗高手也办不到。再说，黔东之最高的梵山金顶，与公认的最高峰珠穆朗玛相距还远得很啦！学诗，没有止境，也不可能止境。

西哲说过，任何比喻都是笨拙的。“学诗的确如同登
